

温故
书坊

Wen Ren de Ling Yi Mian

文人的另一面

——民国风景之一种

新文学自五四以来，波澜壮阔，而文坛风景也随之竟具百态。

马来西亚前辈作家温梓川早年负笈广州中山大学及上海暨南大学时，与汪静之、曹聚仁、

章衣萍等一大批师友交谊颇笃，并和鲁迅、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等也过从甚密。

其文坛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一道别样的民国风景……

〔马来西亚〕
温梓川 著
钦鸿 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温故(书坊)

文人的另一面

Zhen Ren de Ling Yi Mian

——民国风景之一

「马来西亚」温梓川 著

钦鸿 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的另一面/(马来西亚)温梓川著;钦鸿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温故书坊)

ISBN 7-5633-4376-8

I.文… II.①温…②钦… III.回忆录-作品集
-马来西亚-现代 IV.I33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423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6 字数:290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谈笑有鸿儒

——关于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

钦 鸿

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辐射之下产生的,同时它也给予中国现代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所以,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不但是同根同源,而且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大批中国现代作家曾先后南下,参与了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而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中,来自南洋各地包括马来亚半岛的大有其人。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造就了二十世纪前数十年中华文坛姹紫嫣红、异彩缤纷的局面,也产生了如温梓川这样的一些与马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作家。

温梓川原籍广东惠州,一九一一年五月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早年就读于槟城时中学校、钟灵中学,一九二六年负笈广州,先是在中山大学旁听,半年后考入该校文学院预科甲组。不久,又转学到上海暨南大学,从高中部师范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虽然在此之前,他在槟城也写作并发表过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等作品,但暨南时期却是他真正进入文坛并与文学结下毕生不解之缘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暨南大学名师学者云集,如夏丏尊、曹聚仁、梁实秋、叶公超、傅斯年、沈从文、汪静之、梁遇春、洪深、顾仲彝等人都执教于斯,使他得以亲承馨颔,耳濡目染,获益匪浅。同时,学校里文艺活动十分活跃,而且打破了师生的界限,这无疑为青年学子们创造了学习与实践的良机。温梓川在校期间,曾先

后参加了秋野社、暨南剧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暨南国画研究会、上海戏剧协社等校内外的文艺团体，参与了邀请文坛名流鲁迅、徐志摩、胡适、张竞生、曾朴等人来校演讲的组织活动，参与编辑或主编过《槟榔半月刊》、《槟榔月刊》等刊物。由于一些名师引导，也由于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以及写作和投稿，他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许多名家，如郁达夫、戴望舒、邵洵美、丰子恺、滕固、曾今可等人，有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往。此外，他的暨大同学中也出现了许多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如何家槐、徐转蓬、陈翔冰、黑婴、彭成慧、陈福熙等等。洪深曾经说过：“东南文艺，集于暨南。”浸润过椰风蕉雨的南国青年温梓川，就在这样的文艺氛围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他在读书之余，勤奋创作，既写诗和散文，也写小说，又搞翻译，还收集民间文学，先后在《开明》、《语丝》、《申报·艺术界》、《青春月刊》、《槟榔月刊》等报刊发表作品，并出版了《恋歌二百首》（现代书局，一九二九年八月版）、《南洋恋歌》（华通书局，一九三〇年三月版）、《咖啡店的侍女》（世界文艺书社，一九三〇年四月版）等多种著作，成为暨南文苑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他以自己的不凡成绩为马华文学增光添彩，也丰富了暨南文苑乃至中国现代文坛。

暨南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槟榔屿，当过中学教员，也编辑过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后来还担任了槟城《光华日报》的总编辑。这期间，他一直与中国文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返回上海与曾今可等故友联络，又继续在上海《新时代月刊》、《文笔》等刊物发表作品，在上海出版《梓川小品》（女子书店，一九三三年六月版）、《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女子书店，一九三三年版）、《某少男》（大江书铺，一九三四年版）等著译作品。在槟城，他自己所编的《槟城新报》的文艺副刊《热风》和《诗草》发表过中国名作家刘大杰、何其芳、汪静之、何家槐、顾仲彝、曾今可

等人的文章，还接待过来自中国的郁达夫、徐悲鸿、萧乾等文艺家。另外，他在槟城交往较多的马宁、陈祖山、吴逸凡、徐东甫、王绍清等人，也莫不来自中国文坛。至于他在槟城出版的编著，涉及中国文坛的人物故事的，也比比皆是，如《郁达夫南游记》、《沈从文小说散文选》、《作家的学生时代》、《作家的创作经验》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除了一部《郁达夫别传》，就是关于文坛师友大量的回忆录。

温梓川之撰写文坛回忆录，其来有自。据他自己回忆，过去曾写过许多文坛师友的回忆录，可惜均毁于兵燹，战后十余年来他又陆续重写，才渐成规模。这就是一九六〇年仲夏由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散文集《文人的另一面》。所谓“另一面”，按温梓川本人在序文中的解释，指的是作家们的“道德文章”以外的“为读者所懵然”的那一面，即温梓川记忆中的“他们的警颦，他们的逸兴”等等。该书便是温梓川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下的往事漫忆录，三十五篇文章中，涉及的作家有傅斯年、张凤、叶公超、梁实秋、梁遇春、汪静之、冯三昧、周谷城、李石岑、沈从文、顾仲彝、洪深、张资平、邓胥功、陈衡粹、彭家煌、章克标、陶冷月、徐志摩、曾朴、张竞生、戴望舒、邵洵美、蒋光慈、丰子恺、滕固、崔万秋、曾今可、何家槐、徐转蓬、夏炎德、徐悲鸿、郁达夫、萧乾等人，均一时之选。

此书出版之后，温梓川撰写文坛回忆录的兴趣不减。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他在给上海学者陈子善的信中说：“关于文坛史料，我出版《文人的另一面》后，陆续写了几十篇，从《新青年》起，长的有万五千字，最短的五千字，凡是我认识的作家，我打算都把他写出，现在还未写完。书名拟定为‘文坛画虎录’，有点幽默。团体方面有朝花社、太阳社、创造社、立达学会、戏剧协社、新潮社等，人物方面有《鲁迅先生的温情》、《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

爱情》、《犯了花一般罪恶的邵洵美》、《曹聚仁的真面目》、《吓跑少女的徐许》、《黎烈文凭吊茶花女》等等。这部书夹叙夹议，颇有趣味，在发表时颇得读者欢迎。”（见陈子善《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温梓川先生周年祭》，收入《生命的记忆》，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版）

温梓川续写的文坛史料，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主要发表在马来西亚的《蕉风》月刊。该刊从一九六六年六月第一六四期起，至一九六九年七月第二〇一期止，便连载了他以“文坛忆旧”为总题的文章共三十七篇。在此前后，吉隆坡的《南洋商报》、新加坡的《新加坡暨南校友会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等报刊也曾发表过一些文坛回忆文章。其中专文叙写的作家，除《文人的另一面》已写过的以外，尚有罗隆基、潘光旦、穆时英、黑婴、黎锦晖、林庚白、张恨水、李词儒、马宁、陈祖山、王绍清等，涉及的作家则有鲁迅、李青崖、黄季刚、田汉、安娥、王莹、吴曙天、夏衍、蒋彝、王任叔、陈翔冰、陆小曼、杨骚、白薇、余慕陶、陈彬龢等许多人，另外还写到新月社、上海戏剧协社和暨南大学师生组织的秋野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以及上海出版界的一些主要机构，如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等等，内容极为丰富，称之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个缩影诚不为过。

温梓川所写的这些文坛漫忆文章，就其本人而言，只是对自己生命旅程的回顾，是对交往过的文坛师友们的缅怀，然而对于文坛来说，却不啻提供了很可珍视的重要史料。例如曾经发明“面线点”检字法的张凤博士、与陈望道一起创办大江书铺的冯三昧，过去是很少有人提到的，温梓川的回忆为他们留下了生动形象的剪影。至于大量为人们熟知的文坛名流，温梓川则以其亲见亲闻的个人视角，记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例如，三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曾经在暨南大学当过地理教授（见《张资平

教地理》);一口湖南口音的小说家彭家煌为生活所迫,竟然在暨大教授“国语”课(见《彭家煌教国语》);周谷城“上课讲授,从不站在讲坛上,却喜欢半边屁股坐在讲案上滔滔不绝地讲授”(见《周谷城教英文》);戏剧家顾仲彝上课不教戏剧,课外则担任了学生戏剧活动的编导,另一位戏剧家洪深上英文课却像演戏那么“有动作,有表情”(见《顾仲彝、洪深不教戏剧》);黄季刚是暨南大学唯一从来不佩戴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甚至还有三条不来上课的原则:一是生病不来,二是天气不好不来,三是不高兴不来。其中天气不好不来竟是下雨天不来、落雪天不来、天气热也不来(见《李石岑谈人生哲学》);何家槐成名作《猫》,其原始素材是泰戈尔讲给徐志摩听的故事(见《徐志摩朗诵〈秋声〉》);槟榔社邀请鲁迅到校演讲《发牢骚》的经过(见《槟榔社的名人演讲》);章铁民、汪静之与陈钟凡关于《西厢记》的论争(见《大胆诗人汪静之》);胡适与闻一多关于“三杰”的巧妙对话(见《新月诗人徐志摩》);黑婴前后期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并曾引起所谓“文抄公”的纠纷(见《三个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以及美的书店的布置(见《张竞生开美的书店》)、新月社的陈设(见《徐志摩朗诵〈秋声〉》)、杨骚的风流(见《〈情书一束〉和章衣萍》)、汪静之的直率(见《汪静之与〈蕙的风〉》);等等,均对读者全面了解那些作家的风貌和当年文坛的往事不无助益。

不仅如此,他的回忆涉及的有些事情,对于我们消释某些文坛疑案也有一定作用。例如,章衣萍因为在《枕上随笔》里写了一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从此被人称为“‘摸屁股’诗人”,连权威的一九八一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也认同了这种说法。虽然此说的真实性早就被章衣萍的同时代人曹聚仁所怀疑,后来有学者根据章衣萍长篇小说《友情》的描写,推断这句名言可能出自汪静之的手笔,却找不到确实的根

据。而温梓川当年与汪静之、章衣萍谊在师友之间，交往颇为密切，他在《〈情书一束〉和章衣萍》一文写道：“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枉。”这就为章衣萍摘去“‘摸屁股’诗人”的雅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还有《“何徐事件”的内幕》一文，从知情者的角度对当年那场轰动一时的文坛纷争作了一定的内幕揭示。如此等等。所以温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显然是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不过，人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即便亲身经历的往事，经过几十年如水时光的消磨，也难免会印象模糊甚至出现差错。温梓川的文坛回忆也是这样。例如他回忆曾用“辛木”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语丝》刊文与蒋光慈笔战（见《蒋光慈印象》），但是据我查核，《语丝》上署名辛木的文章，只是民间歌谣的介绍，并无所谓笔战的内容；又如他说张凤在《新月》月刊撰文与王云五挑战，举了“臭虫”的“臭”字即把王氏的“四角号码”驳得体无完肤（见《张凤的面线点》），其实《新月》上并无此文，只有一篇徐敦甫所写的《可杀的张凤与臭虫王云五》。至于他记载的某些传闻，如高长虹办《长虹周刊》志在追求冰心女士（见《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蓝苹在外国的旧情人，据说是章泯（见《湘潭黎家子弟的声光》）；应修人一九三〇年在与胡也频、李伟森等人集会时遭到围捕，他因拒捕而跳楼而亡（见《大胆诗人汪静之》）；等等，都与事实有所出入。尽管这些仅是枝节的差错，我们在阅读时还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对于撰写文坛回忆文章，温梓川一直颇为重视，既有周到的计划，又付诸辛勤的实施，即就目前搜集到的而言，包括《郁达夫别传》在内，就有六十篇之多，可见他用力之勤。他还拟定了书名，准备结集出版。然而遗憾的是，天不假年，还没有等他如愿以

偿,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注意到温梓川的作品,到八十年代末,我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时,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的研究计划里,向来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点,所以温梓川研究自然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在我看来,要论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关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中似乎没有一个能够超过温梓川的。他既是一位资深的有相当成就的马华老作家,同时他也在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那些为数众多的创作、翻译和编选的著作固然颇有光彩,而他与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广泛联系、他对中国现代文坛的深切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更值得人们关注。因而,当我知道他曾写下数量众多的文坛回忆文章时,就迫切希望先睹为快,并有愿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编辑出版。我想,这不但是温梓川的遗愿,也是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所欢迎的吧。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温梓川遗孀梁秀英,马华文友姚拓、马仑、李锦宗、叶蕾、政欣、吴天才、许通元,以及日本友人铃木正夫等人的大力协助下,我终于在《文人的另一面》原书以外,又搜集到温梓川散见于《蕉风》、《南洋商报》、台北《自立晚报》等报刊的众多文坛回忆文章,这才编成了眼下的这本文坛回忆录。

根据前引温梓川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致陈子善函,他在《文人的另一面》出版后,还曾写过几十篇此类文章,涉及《新青年》、朝花社、太阳社、创造社、立达学会、戏剧协社、新潮社等许多文学社团,以及鲁迅、徐志摩、邵洵美、曹聚仁、徐訏、黎烈文等一些知名作家。但从我搜集到的相关文章看,上述内容大部分尚付阙如。即使写有文章的,似乎也非温梓川之所述。例如鲁迅,倒有一篇《在广州见到了鲁迅》(载一九六六年六月《蕉风》)月刊第

一六四期),可其文写到鲁迅的只是一小段,也并无所谓“鲁迅先生的温情”的内容;再如徐志摩,也有一篇《新月诗人徐志摩》(载一九六七年五月《蕉风》第一七五期),纵然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叙写得“浓得化不开”,却也无法确定便是他所说的那篇《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爱情》;至于那篇《毁家兴书的邵洵美》(载一九六七年九月《蕉风》第一七九期),更与所谓《犯了花一般罪恶的邵洵美》风马牛不相及。看来,温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还有许多散佚在外有待搜集。据我揣测,这些文章很可能散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南洋商报》的副刊上,而温梓川遗物中也应该会有这些作品的底稿或剪报,可不知有谁能来完成这一发掘工作呢?

我编这本文坛回忆录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收入温梓川的《文人的另一面》一书。该书虽然一九六〇年曾由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付梓出版,后来又曾在台湾再版,但绝版已久,现今很难寻觅,况且当年仅在海外出版,中国大陆的读者一直无缘访读,这次自然应予收入。该书以外,还选收了从各种报刊书籍搜集到的单篇文章四十四篇。这里所以说“选收”,是因为作者后来所写的有些文章,内容不无重复之处,收入本书时,我对部分重复的文章,适当作了删削,并在篇末予以注明;但若重复过多,照收并录显然不妥,就只能割爱了。所有收入书中的文章,除个别政治色彩较浓的内容适当予以删节,有些错字和标点符号酌情作些修改之外,一律原文照收,不予改动。

温梓川在考虑出版第二部文坛回忆录时,曾打算题名为“文坛画虎录”。此名原先是章克标在《十日谈》杂志上开辟的一个栏目。温梓川在《章克标登龙有术》一文中曾经提到,该栏“把许多文坛的人物,尽情嘲笑一番,虽然文章都是外间读者的投稿,但隐含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讽刺之意,倒是很显然的”。展读温

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风格不无相似之处。他对远去的岁月和昔日的师友，纵然没有竭尽嘲讽之能事，却也不是一味地歌赞吟颂，而是通过自己亲身的接触和感受，立体地描绘出其真实的面目，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许多常人没有看到的侧面，经他那枝生动活泼、亦庄亦谐的妙笔娓娓写来，充满了无限的情趣，而他对文坛师友深深的思念之情也由此表露无遗。所以，尽管《蕉风》连载时用的是“文坛忆旧”的总题，但一旦考虑结集出版，他却拟题为“文坛画虎录”。不过，本书收录的，不仅仅是他的这些散见于各报刊的文坛回忆文章，而且也包括了他的《文人的另一面》一书的全部作品。因此在讨论出版时，出版社的朋友建议采用“文人的另一面”其名，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也觉得作为温梓川所写文坛回忆录的合集，“文人的另一面”可能比“文坛画虎录”更有包容性，也更为传神，遂决定用来作为本书的书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离我们已相当遥远了，温梓川去世也已近二十年，但他笔下的那些文采飞扬、神态各异的前辈文人，那些精彩纷呈、有声有色的文坛往事，却还是那样地令人悠然神往。这当然不仅是那些文人文事自身的魅力，无疑也有作者温梓川辛勤耕耘、妙笔天成之功。他为我们往昔与现今、中国与南洋之间搭建了一条文学对话的桥梁，为我们了解文坛的过去、了解他本人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因此，我愿把这本文坛回忆录献给关心和怀念温梓川的朋友们，也献给热爱中国现代文学、热爱马华文学的广大读者。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写于南通四风楼

时艳阳高照，热浪滚滚

三十六度高温已持续近旬日矣

目 录

谈笑有鸿儒

- 关于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 钦鸿(1)

名师风采

- 我所认识的夏丏尊先生 (3)
- 史学家傅斯年 (9)
- 从伦敦回来的傅斯年 (14)
- 张凤的面线点 (18)
- 叶公超二三事 (21)
- 敢说敢为的叶公超 (26)
- 谈梁实秋 (31)
- 再谈梁实秋 (35)
- 梁遇春与散文 (39)
- 汪静之与《蕙的风》 (43)
- 大胆诗人汪静之 (48)
- 冯三昧讲小品文 (58)
- 周谷城教英文 (63)
- 李石岑谈人生哲学 (67)
- 沈从文像小商人 (71)
- 顾仲彝、洪深不教戏剧 (75)
- “黑旋风”洪深 (79)
- 张资平教地理 (84)

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	(89)
邓胥功的“要得”	(95)
京片和卫生学	(99)
彭家煌教国语	(102)
章克标登龙有术	(105)
陶冷月专画冷月	(108)
光他人门楣的潘光旦	(113)
“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	(119)
《情书一束》	(127)
《情书一束》和章衣萍	(131)
活跃于文坛的几个暨大教授	(137)

暨南往事

秋野社的一群	(145)
漫谈暨南的秋野社	(149)
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	(160)
槟榔社的名人演讲	(167)
舞台春秋	(174)
徐志摩朗诵《秋声》	(185)
新月诗人徐志摩	(189)
曾孟朴谈《孽海花》	(200)
张竞生开美的书店	(206)
“何徐事件”的内幕	(209)
夏炎德写《法兰西文学史》	(213)
三个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	(217)
关于校歌的回想	(226)

文坛回想

- 在广州一年 (233)
- 在广州见到了鲁迅 (239)
- 郁达夫三宿槟城 (245)
- 雨巷诗人 (250)
-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 (258)
- 邵洵美金屋藏娇 (264)
- 毁家兴书的邵洵美 (268)
- 蒋光慈印象 (274)
- 与丰子恺的“缘” (278)
- 滕固在伏见丸上 (282)
- 被目为唯美派作家的滕固 (288)
- 文艺茶话 (293)
- 崔万秋的启事战 (297)
- 曾今可宣告文坛下野 (301)
- 曾今可被骂留名 (305)
- 徐悲鸿坐对瓶梅食饼干 (311)
- 萧乾在槟城 (316)
- 湘潭黎家子弟的声光 (321)
- 章回小说家张恨水 (330)
- “诗怪”林庚白 (335)
- 新书业与作家 (340)
- 洪雪帆与现代书局 (353)
- 谈饶百迎 (359)
- 瘐死狱中的李词傭 (363)
- 喜欢写诗的顾因明 (369)
- 徐东甫 徐北甫 (373)

徐觉非和江晃西	(377)
“无办法的恋爱”的马宁	(383)
才气横溢的陈祖山	(387)
戏剧家王绍清在槟城	(393)
不像诗人的诗人吴逸凡	(398)

名师风采
